

綠水長

談淺

學文童兒

記得過去「中副」曾刊出「童話與童心」的文章，文中提到：就文學作品而言，過去中國文人從未替小孩子寫過什麼東西，幾乎可以說我們乃是一個沒有童話的民族。

我們不妨看看歐美先進國家，遠在十八世紀以前，西洋各國也沒有所謂「兒童文學」的名詞，要是有一位西洋作家想認真的去為兒童寫些讓兒童看的作，一定會受到輕視。一直到

十九世紀才有了很大的改變，兒童文學逐漸受到重視，而英國蘭姆姊弟應居首功，他們合著「莎氏樂府本事」，拓寬了傳統文學的領域。以後安徒生的童話，立下了不朽的里程碑，以及格林兄弟蒐集德國民間故事的成就。一八六五年卡洛爾的「愛麗絲夢遊奇境記」，不但為兒童所喜愛，更贏得英國女王的贊賞。葛雷罕的「柳林中的風聲」，更奠定了他在文學中的地位。由上述可知十八世紀以前的西洋作家，也並沒專為兒童留下什麼兒童文學作品，倒是在十九世紀，兒童文學在西洋開了新紀元。

我們祖先雖沒為我們的兒童文學留下遺產，但硬要說我們是個沒有童話的民族，實在是件冤枉的事。當我們小時候，總愛倚在老祖母的膝前，傾聽述說古老的故事，這些故事大都是上一代祖先流傳下來的，只是沒有專人加以整理而已。傳統的民間故事便是童話的一種，叫做古典童話。

在我國歷史上，特別強調文學對兒童重要的是朱熹、王陽明和梁啟超諸先生。朱熹著「小學」一書，以生動故事來培養兒童道德觀念，及求知的興趣。王陽明在中國教育史上揭示了「蒙以養正」的教育宗旨。梁任公則主張兒童教育應順其天性，由此可知中國古代雖然沒有兒童文學名詞，却有兒童文學的實質。

著名的魯賓遜漂流記作者德福，其寫作動機原非為兒童，誰知該書出版後，却意外獲得兒童的喜愛。此外「格列佛遊記」的作者斯威佛特，是位政治家，他寫本書的目的，是為了發洩滿腔鬱憤，竟獲得兒童的偏愛。他們本意並非為兒童而寫作，可是故事的情節，使兒童發生興趣。再看我國的西遊記，當初也不是為兒童而寫，但兒童喜愛的程度，遠超過了成人。

兒童文學的範圍，不僅僅單純的侷限於童話一項。童話只不過佔其中一小部分而已。舉

凡寓言、神話、民間傳說、民謠、詩歌、歷史故事、動物故事、幻想及冒險故事等都屬兒童文學的範疇。

在我們的文化遺產中，成語故事、戰國策、世說新語、寓言、民間故事、三國演義等歷史小說和嫦娥奔月、女媧補天、盤古開天等神話小說，都是很好的文學題材，雖然許多方面與我們現實生活脫節，却是我們祖先精神上的慰藉。我們可以把這豐富的遺產改寫成兒童文學，使其合乎我們的生活領域，讓兒童來接受祖先龐大而豐碩的產物。近聞教育部將新編「二十四孝」，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蘇尙耀（蘇樺）先生便把我國許多古老故事改寫成兒童適合閱讀的讀物，「山海經」故事就是其中之一，名作家楊思誥先生認為改寫兩字，不如改為再創作來得更恰當說得很中肯。

固然，在二十四孝裏，「割股療親」、「郭巨埋兒」、「臥冰求鯉」、「鹿乳奉親」、「懷橘遺親」等根本不合情理，身為現代人竟然還有「割股療親」的愚孝發生。我們不能因噎廢食，只因有了那麼一件不幸事情，就把固有的文化遺產一把抹消；相反地，應像教育部一樣，拿出魄力來，做再創作的聖聖工作，使我們的文化發揚光大。

試拿安徒生的作品來分析，「賣火柴的女孩」便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。這個故事的大意是：一個窮苦的小女孩，在聖誕夜被父母趕出來賣火柴，火柴賣不出去，天又冷得要命，只好劃火柴來取暖，終於凍死。

假如我們以一般眼光來看這篇文章，它應是諷刺現實的富貴與窮困之對比，女孩子的結局是悲慘的。但安徒生把故事放進基督教義裏面，讓女孩的靈魂升到天國去歡渡最愉快的聖誕節。所以安徒生的童話中，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，而在基督教信仰並不普遍的我國，絲毫無損其價值。

市面上的兒童讀物，琳瑯滿目，美不勝收，但十分遺憾，這些作品中，絕大部份是翻譯作品。白雪公主與七矮人的故事，深深吸引着孩子們，傑克和魔豆的故事也讓兒童們難以忘懷；幾十年來，我們的兒童都讀着這類一成不變的童話，好像我們這一代的兒童思想，完全停留在幾十年前的水準一樣。安徒生童話、格林童話寫得再好，那是屬於外國的兒童文學；我們需要的是屬於我國的兒童文學，有自己的風格、色彩，把我們的風土民情表達出來。

我國的兒童文學發展，起步較遲，自台灣光復後，因兒童升學率高，對於兒童讀物的需求也逐漸增加，專為兒童辦的報紙，只有國語日報一種，其次要算中央日報兒童週刊，此外新生報的兒童園地，兒童生活；中華日報的中華兒童，聯合報的少年園地、青年戰士報的小天使園地及新創刊的民生報，每天都闢有兒童園地，隨着時代潮流，今天的報紙大都劃了一塊兒童園地，有以童話為主，有以圖畫故事或科學新知為主，也有介紹各地風光、史地掌故等，但少不了都要刊載兒童作品，這是非常可喜的現象，美中不足是每星期所刊登的次數有限，不能滿足兒童求知的需求。

中央日報兒童週刊的童話，以翻譯外國作品為主，如果能鼓勵作家們，來寫我們的童話、寫我們的詩歌，我想小朋友們更容易吸收「營養」，畢竟與小朋友們的生活方式，有着密切的關係。

出版界曾有這樣的話：「你和誰有仇，最好的報復方法就是騙他辦兒童刊物。」在過去，兒童文學尚未受到重視，辦了兒童刊物，準是賠了夫人又折兵。時至今日，星轉物移，兒童的知識水準提高了，家庭經濟富裕起來，課本裏的知識已不能滿足孩子的胃口，家長們都會買幾本，甚至幾套兒童讀物給孩子們看。於是兒童讀物就蓬勃發展起來。

在我就讀小學時代，專為兒童而辦的刊物很少，「小學生」雜誌成了我們課餘的寵物，

可惜後來停刊了，直至今天，仍然懷念着「小學生」所帶給我們的歡樂的童年。這一代的兒童真幸福，各種新的兒童文庫應有盡有，世界文學名著，成語故事叢書、科學小說等任君選擇。還有精美的新兒童雜誌，像「兒童月刊」、「小讀者」、「王子」、「作文月刊」等內容充實，印刷精美的雜誌，以及各縣市有各縣市定期刊物，均廣受小朋友的歡迎。

談到兒童讀物，不能不提到由教育廳負責編印的中華兒童叢書。過去台灣省教育廳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資助下，編印了一百六十五種兒童讀物，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創舉。中華兒童叢書分文學、科學、健康三類，從這些讀物中，讓兒童嗅到我國泥土的芬芳，學習先聖先賢的好榜樣，啟發科學新知，灌輸愛鄉愛土的精神。值得引以自豪的：在這些兒童讀物中，是由我們自己人來寫我們的童話、民謠、詩歌、少年小說、散文，由我們的畫家來畫我們的圖。

自民國六十二年起，政府自己訂定計劃，籌列經費辦理，先後共出版了三百種。六十四年七月開始第三期五年計劃，除了繼續編印叢書外，更要編印中華兒童百科全書，本學期第一批百科全書已問世，並分發各校使用，今後將陸續出版；此種壯舉，令人欽佩，並慶幸未來的主人翁真是有福氣。

目前從事兒童文學方面寫作，以國小教師居多，這和其本身每天與兒童為伍有關；他們瞭解兒童心理，進一步尋找題材去滿足兒童的渴求。基於此原則，自民國六十年開始，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，舉辦「兒童文學寫作班」，徵調全省國小教師，對寫作有興趣並有成績表現者來研習，由研習會聘請專家學者授課。其主要課程是：1、閱讀名著及評鑑。2、寫作技巧與理論介紹。3、寫作練習。研習期間為期一個月，至今已辦了好幾期，績效良好，結業學員數百名，分散全省各地，是兒童文學的一支生力軍，默默地為兒童文學耕耘。

這是一個好的開始，目前繼續分函各縣市政府，遴選優秀教師參加，希望這項意義重大的工作，能持續不斷推展下去，使我們的兒童文學園地生根、綻開美麗的花朵。

單靠研習會辦的兒童文學寫作班是不夠的，在師專課程當中，也有兩個學分的「兒童文學研究」科目，供學生選修，遺憾的是只有語文組的學生，才有資格上兒童文學的課。師專生畢業後，身負教育民族幼苗的重任，至少也該懂得什麼叫兒童文學。故宜將選修改為必修，讓每個師專生具備兒童文學基本知識，將來共同推動這項長遠而任重的工作。

此外，大專國文系、兒童保育、教育系、兒童福利學系等也應開兒童文學理論創作之課程，藉以喚起大家對兒童文學研究的興趣，進而加入兒童文學寫作陣容。

我國兒童文學作家中，能像祖母作家嚴友梅女士那樣熱心為兒童寫童話的人，委實不多，這是一條艱苦的道路，要培養兒童文學作家，絕非一蹴可及。我們應有一套完整的計劃——為了我們下一代。

兒童樂園大家都很熟悉，可是兒童圖書館却叫我們感到陌生，在我國沒有專為兒童設立的圖書館；十項建設完成之後，政府又將積極展開十二項建設，其中的一項就是在每一縣市設立文化中心，提高民智，若能一併設立兒童圖書館，定能吸引兒童求知的高潮。目前我們可先從學校班級圖書館做起，每個學校都有中華兒童叢書，發至班級。或請熱心人士捐贈、或小朋友們購買，給兒童自己管理、自己閱讀，教師從旁指導，要兒童寫讀後心得，或上臺講述故事，以考察學生瞭解程度。

近年來，兒童文學在有心人士的推動下，已逐漸受社會會重視，例如徐氏基金會出版少年科學大庫，推廣科學知識。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，設立兒童視聽圖書館，又設置了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，發掘兒童文學寫作人才，提供兒童優良讀物，其宗旨是：為了讓兒童們

有更多的讀物，爲了提高國內兒童讀物的水準，爲了培養我們自己的兒童文學作家。現已辦了五屆，這是第一個私人捐助的兒童文學獎，對於鼓舞兒童文學作家們，激起了很大的效力。我們竭誠希望工商業界，財力雄厚的大企業家們，爲我們兒童做點福利工作，很高興信誼基金會加入了這個行列，今後更希望民間所投資的兒童百科全書、文學、科學等叢書，能像雨後春筍，紛紛出籠，嘉惠兒童。

對於優良兒童讀物，應予獎勵，如日本NHK的兒童讀物獎、美國紐伯利（Newbery Medal）最佳兒童文學獎，卡德可特（Caldecott Medal）最佳兒童圖書獎。在我國也曾實施過，教育部曾在民國四十六年及五十二年各舉辦一次優良兒童讀物獎。今則有中山學術著作獎之一的兒童文學類，本屆得主爲詩人林煥彰先生。教育部的文藝獎（包括童話、散文、詩歌、少年小說等。）不知何故今年的少年小說被取消了，正當國內在大力提倡兒童文學的今天，取消其徵文，實在令人費解。這些獎名額不多，最好能增加錄取人數，使有志於兒童文學的作家們，勤奮寫作，充分供應質量並重的兒童讀物。

我們要的是屬於我們的兒童文學，我們的兒童文學已經萌芽。雖距開花結果，仍要一段遙遠的時間；雖然我們起步較遲，但是有一大羣園丁辛勤的、默默的獻出他們的心血。相信我們的下一代不會再說我們是一個沒有童話的民族，而是以一種欣慰的口吻說：「我們在童話城中長大！」